

“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

■ 周 谦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汉娜·格雷曾经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观念和思想上冒犯学生而非取悦学生，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道。

最近陪女儿打羽毛球，深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每个球都要喂得恰到好处，而且态度必须积极向上，要随时送上鼓励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当此时，我都会一边痛恨自己的“丧权辱国”，一边想起J.K.西蒙斯在《爆裂鼓手》中说的台词——“再没有哪两个词比 good job 更有害了”。

“娇惯的心灵”是互联网时代通病

西蒙斯饰演的是一位魔鬼指挥家，为了激发出学生的最大潜能，经常在排练场上破口大骂，不惜砸碎学生最后一丝自尊心。作为教师兼家长，我坚决反对这种高压教育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这句台词并非没有道理。年轻人渴望得到来自“重要的他者”的认可，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可是如果承认来得过于轻易，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过度保护”培养出“娇惯的心灵”。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了孩子们的认知扭曲？这是乔纳森·海特和格雷格·卢金诺夫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以下简称《娇惯的心灵》）一书中最初的问题意识。海特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的前两本著作《象与骑象人》和《正义之心》都是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借助于大量的实证数据和案例，从道德心理学出发去审视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议题。这本新书也不例外，看似在探讨互联网时代的脆弱心理，实则是在分析美国校园的抵制文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两极化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原标题是《娇惯的美国心灵》，中译本删去“美国”二字，或许是在暗示这是全球同此凉热的共同难题。当然，我们万不可被“娇惯”一词误导了思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今天的孩子都不再是传说中的“小皇帝”，从小到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也正因此，在海特和卢金诺夫看来，问题首先出在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这里，是他们在教育过程中陷入到不自觉的谬误中，让年轻人养成扭曲的思维方式，进而变得脆弱、焦虑以及更易受伤害。

三种正在广为传播的错误观念

具体说来，存在三种正在广为传播的错误观念：第一，脆弱人设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第二，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第三，“我们VS他们”的谬误：生活是好人之间的战斗。以“脆弱人设的谬误”为例，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为人父母者却常常忘了这个常识，只要孩子远离视线、脱离保护，就会忍不住地开始胡思乱想，哪怕理性告诉你，发生坏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设想最坏的可能性。作者相信，正是这种保护孩子的“良好意图”与夸大危险系数的“错误观念”，导致了青少年的脆弱心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安全”这个概念悄然发生了“概念渗透”，从“身体的安全”演变成“情感的安全”。作者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安全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安全，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移除一切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源。

可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却从身体拓展到了情感。2014年欧柏林学院向本校教职员发布指导章程，要求在与学生交流时，教授应该使用这名学生所认同的性别代词（例如对那些不想被称为“he”或者“she”的学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否则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至危及学生的安全”。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美]乔纳森·海特著
田雷苏心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显然，这里出现了不恰当的概念渗透，校方错误地将安全与情绪混为一谈，进一步的，在评估创伤时把受害者的主观体验变成了关键标准。虽然这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恰当地强化了受害者心理。

与“情感推理的谬误”直接相关的是“微侵犯”概念，所谓微侵犯，指的是那些微弱的或隐蔽的侵犯举动，比如“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简单且随意的口头或环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正如书中所言，一旦将“无意的”蔑视列入微侵犯的概念，完全基于听者之感受来定义何为蔑视，就会鼓动听者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他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哪怕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格外在意。试举几例，当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时，听者完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嘲讽：莫非我是一个浪费了所有机会的失败者？再比如说“这份工作应该给最有资格的人”，这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否定我的能力，伤害我的自信吗？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里拉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课堂上的对话过去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论据如下。如今换成了这样的说法：以A的身份发言，你的想法B让我感到被冒犯了。”显然，前一种对话模式让人们聚焦理性与逻辑，通过提交更好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种对话模式则把身份作为标准，把重点放在情感的伤害与冒犯之上。

当身体的伤害蜕变成情感的冒犯，当说话者主观意图让位于听者的心理影响，就会导致书中所说的“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心理模式。调查显示，2017年有58%的美国大学生认为：“要融入大学这个社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能接触到那些冒犯或触碰到我的观念。”海特与卢金诺夫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一些学生易燃易爆炸，动辄抵制某些讲者的观点，或者公开羞辱他们，“而真要说出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即他们认为没有照顾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此伤害了正在呼吁示众的学生，甚至是伤及这些学生所代表的团体”。

发生“概念渗透”的词汇除了“安全”还有“暴力”。海特与卢金诺夫指出，在安全主义的文化还没到来时，暴力一词就是指身体的暴力，但现在却被用来指代一切冒犯性的言论，“无论何言行，只要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社群弱势成员造成负面影响’，不管其本意如何，都可以被称为‘仇恨言论’”。按照“言辞即暴力”的逻辑，仇恨言论就



电影《成长教育》剧照

是暴力，因此最正当的反应方式就是以暴易暴。

“我们VS你们”的认知谬误一旦植入心灵，就会编码成这样的认知图式：“生活是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2020年的美国大选让无数朋友割袍断交，对于大选结果信者恒信之、不信者恒不信之，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认知谬误惹的祸。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汉娜·格雷曾经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观念和思想上冒犯学生而非取悦学生，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道。

解开“封闭的心灵”三原则

当“娇惯的心灵”变成“封闭的心灵”，怎么办？针对前文提到的三大认知谬误，海特与卢金诺夫提出了三条心理学原则：1，时刻应对挑战（而不是消灭或回避任何“感觉不安全”的人和事）；2，将自己从认知扭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总相信最初的感觉）；3，更善意地理解他人，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而不是基于简单的观点，或者公开羞辱他人）。

一定会有人说，这些原则既卑之无甚高论又没有可操作性，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们了然于胸但又常常熟视无睹的道理，心理学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认知上的盲点与误区，但是他们并非先知和巫医，无法开出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认知扭曲导致的心理疾患，只能通过点滴渐进的日常努力才能逐步地改善之。

或许是为了回答上述质疑，作者在这本书的末尾附上了一本“认知行为疗法指南”，列举了17种扭曲思考的类别，包括以己度人、小题大做、过度概括、二元对立、想当然、苛责自身以及责怪他人等条目。其中，责怪他人的定义是这样的：“将他人视为你负面情绪的根源，拒绝担负起改变自我的责任。”“我现在心情这么糟糕，都要怪她”或者“父母造成了我所有的问题”。

昨天打球的时候，女儿对我发出灵魂拷问：“我发的球，为什么你总是接不住，你发的球，我都可以接得到？”我顿了一顿，告诉她：“那是因为你发的球很差，我喂的球很好。”“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就是这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英国故事：偶然和必然之间

■ 任 晓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退出欧盟，随后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伴随着欧盟和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这一过渡期已于12月31日结束。英国自1973年起加入欧盟的历史即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47年的前身即欧洲政治经济乃至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件大事，英国也翻开了自身发展史的一个新篇章。

大家写小书：打通国族史和帝国史

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国际关系史学家戴维·雷诺兹的《英国故事：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以下简称《英国故事》），其英文书名副标题为“脱欧时代的不列颠及其历史”，此书直接缘起于英国公投脱欧这一重大事件，也是一本“大家写小书”之作。该书篇幅不大，但时间跨度很长，上下千年，深具“大历史”观。全书是按照四个主题线索展开撰写的。这四条主线一是“衰落”，即英国世界地位的变化；二是“欧洲”，即英国长期以来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三是“不列颠”，即在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关系中来认识英格兰历史；主题线索四则是“帝国”。近些年来，“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发展鼓励历史学家“打通国族史和帝国史”，将这两端联通起来，雷诺兹此书亦属此列。全书主线明确，叙述晓畅，属于严肃的学术作品而又很具可读性。

此书的撰写跟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直接相关。

“首相误国事件”：偶然中的必然

人们喜欢讲历史的必然性，其实历史也是充满了偶然性的，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亦有偶然性。在英国退出前，欧盟是一个由28个成员国共同组成的大市场，一个超国家组织，其中的制度安排之一是人员在各成员国间可以自由流动。欧盟经屡次扩大，有相当多的移民进入了英国，其中不少来自中东欧国家。客观上，他们与英国公民之间发生了对相关资源和就业机会的竞争。这一现象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于是，时任首相的戴维·卡梅伦及其政府决意举行一场公投，其目的之一，是以他们预计的公投“脱欧”这一结果来打击力主“脱欧”的奈杰尔·法拉奇及其英国独立

党。不料事与愿违，公投结果是“脱欧”，于是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这场公投被人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首相误国事件”，卡梅伦的全民公投可以媲美（或者说“媲美”）1956年安东尼·艾登的“苏伊士危机”和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第106页）。这样的类比可谓够尖锐。

不能不承认这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偶然性中又存在必然。

地理常常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样是小国，瑞士因处于地理上无足轻重的地位，而能在数百年间保持中立地位，从没人想去扰动它。相反，比利时处于欧陆地理要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首当其冲的进攻对象，尽管签有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多国条约，也无济于事。

英国的根本性地理特征，是有一道英吉利海峡把它与欧洲大陆隔开了。这一道海峡，造成了诸多影响，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也包括文化心理上的。有时候，英国被与另一岛国日本相比较，譬如有人讨论过岛国的“偏狭性”，有人讨论过“岛国心态”等，都颇有兴味，而就国际关系而言，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使之与欧陆之间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

二战后，美苏上升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解体后，英国国力相形见绌。依照丘吉尔所说的英美“特殊关系”，两个操同一种语言的“英语民族”时相过从甚至形影不离，总能让英国沾到一点光。而它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就始终疙里疙瘩。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罗马条约》于1957年3月签署，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另一个英国没料到的发展是，1958年1月1日欧共体成立后，欧陆六国深化经济合作的步伐那么快（第93页）。当“置身事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再也无法忽视后，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但先后在1961年和1967年被否决。直到1973年，英国才和爱尔兰及丹麦一起加入欧共体。当欧共体提升到欧洲联盟（EU）时，英国选择加入货币联盟和《社会宪章》，当然也没有加入开放边界的申根协定。

这样一个英国，在欧盟中已经算不上“欧洲的核心”，而更像一个牢骚满腹的配角。在英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势力不小的“疑欧派”，对于欧洲进一步的一体化始终心怀疑虑，不时发出一些杂音。到戴维·卡梅伦

在20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后，他面临的是自己党内有一批怀疑甚至恐惧欧洲的强硬派，而民众则对外来移民越来越不满。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公投决定“脱欧”后，重新获得了“主权”。表面上看英国自由了，但也孤立了（第101页）。曾经难以置信的事，确实实实在在地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为之付出代价的是整个英国。它被多出若干票的“脱欧”派绑架，走上了退出欧盟的道路，成为“显而易见的政治败笔”（第258页）。也就是，政治家推动公投，公投走向其愿望的反面，结果，政治家只能接受现实而随波逐流。整个国家被疑欧和脱欧派劫持了，这又是潜藏于偶然中的某种必然。

数周前，一位在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的学者在微信中对我说：英国会继续衰落下去的，我看着他们自己把自己玩坏了。对外援助削减经费，整个国家贫富差距在脱欧以后会越来越来大。这似乎正是雷诺兹《英国故事》第一条主题线索“衰落”的继续。该学者工作于英国的政策圈之中，这样看必有道理。考虑到苏格兰地区又欲“脱欧”而同时“入盟”（欧盟），英国脱欧之举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把自己玩坏”也许的确在进行之中。究竟是否如此，那就要由未来的历史来检验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导，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英国故事：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
[英]戴维·雷诺兹著
廖平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出版